

# 小說概述

林佩蓉

## 一、前言

2017年的小說文壇，青壯輩的作品持續在跨界，從影視媒體引流回紙本出版，激發堪可安慰的銷售量。從今年的台灣文學年鑑所票選出來的焦點人物，10位就有5位：黃崇凱、紀大偉、夏曼·藍波安、平路、何敬堯皆是以小說創作為主，主題多元如以台灣歷史為基底作為創作元素的，集聚幾種或數個龐大的歷史力量，讓故事軸線在其中巧妙的呈現台灣文史的人物與事件，走出文獻，甚至以3D立體化般的呈現在具象的時空中，重新展演他與她的時代，透過作者織羅縝密的想像，虛實之間甚至為自己的人生增加另一個選項的結局。

本年度的小說書目，計有116本，包括「字母會」A到F的6部作品，以及集結楊青矗往年的單篇作品，首度出版的工人小說《外鄉女》，亦有增訂新版系列如廖輝英《月影》等。以下從新書、期刊以及相關的文論，概述本年度小說的發展樣貌。

## 二、出版線上的幾個主題

### (一) 寫實、非虛構書寫——從文獻、真實事件走向小說

今年各有1本單打獨鬥以及集體書寫的小說集，皆由衛城出版，分別是黃崇凱《文藝春秋》、蘇碩斌企劃《終戰那一天：台灣戰爭世代的故事》，從外表結構以及初次閱

讀，都是單篇獨立短編，但如果探究其底層的發展線路，也像是一部長篇的變奏，如駱以軍在〈哭笑不得的台灣心靈史〉中所評析《文藝春秋》：「這本書中的各篇小說，敘事者都予人一種『畫外者』、『鏡頭之外的人』、『和那個作家有極遙遠距離的讀者』……」，這與報導文學的非虛構性寫作，有些異曲同工之妙。

在《終戰那一天：台灣戰爭世代的故事》中，蘇碩斌帶領台灣大學台文所的研究生實驗了「創造性非虛構」的創寫，這是「運用文學風格及技巧以創造事實上真確的敘事。」因此他從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中，與二次戰爭相關的史料文獻裡進行分析，圍繞著二次大戰，究竟有哪些故事？在這一本書中，提供了不同的歷史視角，與其這麼說，也可以說是這本書將文獻裡的線索，或者是顯而易見的現實，以小說的方式，擺放「前線、後方、外圍」位置，以全知及半知的交替視野，為史料裡的主角、文學作品的創作者，說一段精彩故事，讀者可以從這樣的作品中，看見原作者的生命史，以及他們穿越在史料與作品之間的身影、相關的場景。例如《獵女犯》的作者陳千武，少年工東俊賢、文學青年葉榮鐘，音樂少年江文也等。這是一種再書寫的歷史，召喚記憶也描述記憶，從而體現文獻是有生命的，用小說的方式活在世人眼前。

這兩部小說串聯起來，巧妙的成為二次大戰中與後的台灣文學生命史、作家的思想靈光，為台灣小說開闢新的路徑與閱讀品味。

## （二）台灣的發明——同志文學史

紀大偉在《同志文學史：台灣的發明》（台北：聯經）的第一章即開宗明義的說：全書主張就寫在書名，同志文學史是台灣的發明。在他人的評論裡：「整部研究最精采貢獻是對1960年代（現代主義文學裡的性變態）、1970年代（以女、男分章突顯了男女同性戀小說裡呈現的不同的樣貌）、1980年代（朝望先進美國）及1990年代（愛滋、解嚴、酷兒）的處理。」以小說為主要舉證的文本，透過這些文本，有效地使閱讀者進入思辨張力的空間，而非只聽標準答案，到目前為止，我們已經可以清楚知道什麼是同志小說，它已從情色小說中被「救贖」。近十餘年來，除了《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》之外，已顯少人費盡苦心去處理文學與史的命題，以寫小說現身文壇的紀大偉，自2012年10月出版《正面與背影：台灣同志文學簡史》（台南：國立台灣文學館）之後，持續在專欄裡書寫、建構同志文學史，所運用的文本，是許多被忽略的，他像敏銳的好鼻師，發現不為人所知、刻意被隱藏的同志傾向，在同志文學作品正式誕生之前，就有跨越異性戀二元結構、流動的文本在小說的架構中串走。這部超過六十年的台灣公眾歷史，蒐羅1950年代到2000年之際各類型的同志文學作品，並予以分類分析，這當中則以小說為多。

## （三）移入與移出，底層的聲音

1950年代的台灣曾經是紡織王國，資本

主義在「經濟奇蹟」中發揮威力，加工區、女工、進出口貿易等，都曾經是1970-80年代小說家的題材，被稱之為「工人作家」的楊青矗，在1984-1985年間於報紙副刊連載「外鄉女」系列，後改編為電視劇本，今年度首次以單行本的方式面世。這是1940年代出生的楊青矗，在他眼裡看見台灣工業高度發展下，底層人民為了生存的樣貌，而相差將近一甲子的世代，張郅忻的《織》（台北：九歌），以祖父的移動為主軸，描繪了台灣人向外移動拼搏的景像，又在本土產業外移與消失，新移民進入台灣的社會結構變化中，看見多元族群之間交織的生命故事，鍾文音認為：「《織》巧妙地以「纏」、「縫」、「染」、「織」、「紗」、「剪」暗喻象徵了人物背後的故事肌理，如織布似的層層推動，密密織就縫補了逝水年華。」不同世代的書寫，依然不變的是對史實的考證，作者的實地走訪與田野調查，讓《織》成為一部記錄台灣產業的變遷史，還有動人的家族史，是一部扎實的作品。

## 三、21世紀文學社群的新力量——字母會

2017年9月，以駱以軍、陳雪、童偉格、顏忠賢、胡淑雯、黃崇凱等小說家為陣的「字母會A to Z出版計畫」啟動，從A到Z陸續出版，預計刊行26冊，「每一本都是一個字母，一個字母代表一個哲學詞彙，每個成員都根據此一詞語推展一短篇小說，集結成字母書」。2012年字母會的作家們開始聚集，自2013年開始在《短篇小說》雙月刊上7期連載，從A開始一直到22期的P，隨著該月刊的暫時停刊，而未能繼續連載，然而聯

盟並沒有解散，這支由1960-1970世代的小說團隊，在衛城出版社的支持下，開始集結出版，從字母A到Z編輯成套書，並且每兩個月出版本文學評論刊物，每期評論一位小說家的作品。目前字母會參與作家有駱以軍、陳雪、顏忠賢、童偉格、胡淑雯、黃崇凱、舞鶴、黃錦樹、張亦絢、成英姝、盧郁佳等。而在今年度出版的是A到F，分別為：未來、巴洛克、獨身、差異、事件、虛構，作為主題，由楊凱麟策劃，黃錦樹、胡淑雯、陳雪、童偉格、黃崇凱、黃錦樹、駱以軍、顏忠賢著，潘怡凡評論。首發6本的創作與評論，是5年來持續相聚、討論、實驗的文學社群所發揮的威力，當一群創作者群聚，迸發的不只是照亮宇宙的創寫靈光，還有四射的作品魅力，衛城出版社總編輯莊瑞琳說：「不是把他們寫好的東西印好出版就好了，而是出版社必須在每一個環節，用實驗的精神戮力回應這個社群」，出版社回應社群，社群回應作品，作品面對讀者，這些鏈結關係，成為文學生命的匯集，面向了眼前的世代，未來的世界與人生。

《字母會》預計分為四季出版，2017年結束之前為第一季，由設計《短篇小說》封面的王志弘操刀，在封面及裝幀上都有所含義，A是字母的開始，也因為開始而將一切指向「未來」。

小說集發行的同時，衛城亦同步規劃出版6期的《字母LETEER》特刊，以文學評論為主，每兩個月出刊一期，創刊號為駱以軍專輯，以作家論、深度書評、專訪以及外譯4個方向剖析駱以軍，另有「文學沒有未來」以及「專欄」等主題。第二期為陳雪，作家專輯之外，另有「字母會現場」、「書店職

人讀字母會」，訪問書店經營者閱讀《字母會》的心得，並連結他們對書店的理念與文學的看法。整體來說，這是從創作、出版到銷售／展演的平台，是精心策劃也是一場跨域的展演，從小說家、評論者、專欄作者、訪談者、編輯者……，在文學、歷史、哲學流轉思緒、交互問答，那是以文本創作為核心發散的策展理念，作者與讀者可以自由的在這平台上各自觀看、探索，在《字母LETEER》特刊的發刊詞，莊瑞琳引用德國思想家班雅明在1936年〈說故事的人〉的看法，在時局的變化下，故事即將消逝，她認為「在當代文學市場疲弱的此刻，是一種預言，但文學有沒有未來，或者不只是故事的技藝與市場問題而已，更多是文學者的企圖，一旦文學仍在意無數差異的經驗，一旦文學沒有對於人類的景況轉過頭去，或者，文學仍可以是那個，每個平凡人追尋自由的同伴。」對於文學的精神闡述，對於文學的實驗與實踐，字母會的成員帶著各自的光芒，在或許艱困的出版線上，他們「拋棄自己的名字」，全然相會，持續創寫，楊凱麟〈在字母的前沿……〉結尾提到：「這是一場空前亦可能絕後的書寫技藝操演，以小說把小說技藝推到其形上界線的極限運動。這是屬於我們台灣的小說家與哲學家的『現前歷史』與珍貴友誼……」是以，小說家的思想力、策劃者的行動力、出版者的意志力，在《字母會》以及《字母LETEER》中，看見最完美的結合。

類似的群體書寫，由何敬堯發起，楊双子、陳又津、瀟湘神、盛浩偉以小說接龍的形式進行創作。《華麗島軼聞：鍵》（台北：九歌）——以「一把鑰匙」作為串聯，

作家們依序上場，互不甘擾對方的步調與風格，接手傳遞，開啟一道道故事之門，迎接的是西川滿、吳燕生、辜嚴碧霞、呂赫若……，在歷史的舞台與創作的舞台上，共生共創，一篇篇引人入勝的故事，讓一直被忽略與誤讀的台灣文學，得以扮裝、換裝的輪番上陣進駐讀者的記憶裡。

#### 四、單篇的藝術與異數

期刊作品方面，收羅的120種期刊中，在9,895篇作品裡（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、古典詩、翻譯、傳記、其他等），其中小說作品計有421篇，約占總數的百分之三，這裡面還包括境外作家，如往年般，沒有太大的變化，《聯合文學》、《鹽分地帶文學》、《INK印刻文學生活誌》等，持續的守護小說創作的空間。在出版的結構上有較大的改變，應屬小說家林佛兒於今年4月突然辭世，由遠景出版社接手改版再出發的《鹽分地帶文學》。新刊號70期的出刊，標記著幾個特色：延續本土歷史人文的聚焦、台灣藝文單元的呈現更加庶民性、生活化，並鼓勵創作，提供實驗性，非主流創作的發表園地，希望作家能從「鹽分」中汲取養分。然在70-71期中，仍以資深作家創作為多，11月出刊的71期，刊登了鄭清文生前最後發表在期刊上的小說〈狗〉。

《文訊》雜誌字382期（8月）起連載李永平的武俠小說〈新俠女圖〉，總共5期，最終雖然沒能完成，但卻為身為小說家的李永平在生命末了，備妥使其安心的創作空間，這是李永平少見以中國歷史背景所發想的武俠小說：「我這部《新俠女圖》就是講一個女子報仇的故事，她要面對那麼大的一個官

僚體制，他的對手是白公公，是三千歲，這樣的一個人手上有龐大的特務機構啊，東廠啊，錦衣衛啊，又有江湖幫派，要面對這些耶，我是要歌頌這個女人。」李永平曾表述生平最後的心願：要寫出不同於傳統武俠的小說，傾近生命最後一息，仍以令人驚豔的文字，刻劃出驚人的文學力量。

報紙副刊部分，持續縮小的空間裡，有106篇左右的作品在《自由時報》、《中國時報》、《聯合報》等發表，這樣的篇數尚包括《國語日報》的兒童文學小說作品，遠不及散文、現代詩等文類，然而依然能看見目前「第一線」作家持續在副刊上筆耕，包括張系國、李昂、鍾文音、王定國等。其中吳繼文在經過20年後重新修訂《天河撩亂》，於9月由寶瓶文化出版「20週年復刻版」，《中國時報》也在同月連載部分內容到10月2日，創作的初衷是為了重新認識自己，吳繼文面對新版的「舊作」時提到這個核心，再次審視內在的自己，也邀請讀者，潛心沉靜內在，即使困厄、邊緣、孤絕，仍然可以期待救贖，因為時間是無邊無際的包圍這世界的一切。

#### 五、研究與獎項

在本年度的23部博士論文、225部的碩士論文裡，前者有2部，後者有34部以小說文本為素材的研究，如張志帆〈八、九〇年代台北城市「生活空間」文學書寫研究〉、高鈺昌〈「聽一見」城市：戰後台灣小說中的台北聲音景觀〉，恰好都與台北城市相關，從空間與聲音的結構論述，轉入文本的分析裡，分析小說的布局與時代的關聯。碩士論文的小說研究則多數集中在1950-1970年代的



小說家，例如郭強生、甘耀明、蔡素芬、邱妙津等，少數以作家論及小說文本分析為主的，有蘇筱雯〈尋愛以安身？——郭強生小說研究（1980-2015）〉、林心愉〈尋愛的出口——陳燁小說《半臉女兒》、《姑娘小夜夜》、《鑿金風華》析論〉、林韋婷〈蔡素芬小說論：時代變遷下的人物、城鄉與歷史〉等，一些已累積數十篇研究專論的施叔青、邱妙津，以及再長者如李喬等，仍被持續關注著。

在文學獎項中，小說依然是以扶植及鼓勵的方式，持續在各樣獎項中現身。以集結成書的作品觀之：台北書展大獎中的小說獎，蘇偉貞《旋轉門》、黃錦樹《雨》等；第58屆中國文藝獎章，小說類是郭強生；巫永福評論獎暨文學獎，是邱致清的《水神》獲得文學獎項，這部長篇小說在前輩作家以大河論述鋪陳台灣史的金鋼罩下，仍有優異的表現，風格新穎，筆法也別出生面；吳濁流文學獎，由賴香吟的《文青之死》得到正獎；吳三連獎則由夏曼·藍波安以小說家身分獲得；第41屆金鼎獎，李金蓮《浮水錄》、連明偉《青蚨子》、林蔚昀《我媽媽的寄生蟲》、黃錦樹《雨》入列；第1屆Openbook好書獎，黃崇凱《文藝春秋》、巴代《浪濤》、林奕含《房思琪的初戀樂園》、連明偉《青蚨子》；而台灣文學獎的長篇小說金典獎，則由連明偉《青蚨子》獲得，對他而言可謂是豐收的一年，也是七年級生進入指標性文學獎的重要記號。繼前輩作家如李榮春、李潼、黃春明之後，1980年代的連明偉，以宜蘭一帶為場景的小說，遍寫「山川、水道、禮制、生死風俗物產與歷史」，是一部在地（在台灣、在故鄉、在

生、在死）的空間串接，這部小說，連明偉寫出了家鄉，也寫出了自己。

## 六、小結

本年度失落了數顆重要的小說星星，從最年輕的林奕含，到汪笨湖、林佛兒、鄭清文、紀剛，他們在大眾通俗、偵探推理、紀實、寫實文學中都有重要的位置，文壇失去一位小說家，就失去一位說故事的人，雖然如此，小說仍要接力寫下去，這是一個共創、共享的寫作時代，無論實質的操作，還是精神與思想的傳承；這不是單打獨鬥的時局，而是互為凝視、傾聽，但絕對無需調整自己的才情與天份，因為創作是自由的，小說的世界，尤其是。